

[乡村纪事]

东溪与西溪

■ 邓光华

我家乡南九村的東西兩側，各有一條清澈的小溪，分別稱為東溪和西溪。小溪自南部丘陵逶迤而來，從村子兩側蜿蜒而過，沿村子北部匯集而去。村子坐落在兩溪交匯的原野，三面環水，猶如半島。

家乡的小溪虽小，但一路绕山越野，倒也景致各异，气象万千。

小溪有些地方水面宽阔，与江河无异，如西溪那水深丈余的曲湾潭，浩浩渺渺，可赛龙舟。溪中不乏峡谷急流，一些地方两岸的峭壁之距，虽狭窄可跃，但脚下急流飞泻，激浪翻滾，仿佛在赶时间奔往大江，汇入沧海。很多地方则平缓如带，曲折绵延，如同一段段斑斓的彩练，飘落于绿野之间。小溪更多的是涓涓细流，昼夜不息地潺潺流淌，不时有溪边飘落的花瓣逐流而过，悠悠似渔舟唱晚。

溪流似乎有所规律，每段细流不远，便是一湾清池，碧波荡漾，似在等待、拥抱和挽留不忍离去的细流，缠缠绵绵，依依不舍。

那庭院般大小的清池，水可没膝。凭高眺望，像一面面明镜顺川而置，堤岸景色尽映其中。也许是经过一路潭池的沉淀与净化，小溪清澈见底，水中形状各异的鹅卵石洁净而光华，纹理色斑清晰可鉴；溪中鱼翔浅底，鳞光闪闪，悠然自得；溪边水草丰美，偶见水鸟扑腾水面，激起圈圈涟漪；两岸草木葱茏，鸟语花香。那一丛丛繁茂披蓬的溪萝树，在清风拂拭之下，婀娜多姿，风情万种，平添几分诗情画意。人行至于溪边，在明净而神奇的倒影之中，宛如人从花上走，水在画中游，妙不可言，韵味无穷。过往行人，无不望溪止步，戏水玩乐，流连忘返。

月夜看溪，更有韵味。溪边和风习习，丛林如涛，散发着阵阵芳香的鲜花，似乎在纤细的枝头间微微颤动。在皎洁的月色之下，溪中波光粼粼，月影浮动，清澈的溪水在光滑的石板上汨汨流过。细听流水之声，或似拨琴，清脆而悠扬；或如击瓮，低沉而雄浑，好似一首永不休止而旋律优美的乐律，娓娓赞美如诗如画的水乡景色，殷殷歌颂勤劳淳朴的南九村民，让人遐想，令人陶醉。这般美景，这种雅致，与王维笔下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山林景色相比，也毫不逊色。

家乡的小溪，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。村里男女老少，都与小溪结下不解之缘。下地归来，到溪边洗濯手脚，掬水抹脸，干净轻松，消除疲惫。天气炎热，捧起洁净的溪水喝上几口，沁人心脾，顿生凉意。在溪中洗澡，酣畅淋漓，是美与爽享受。西溪有天然的跳水台，让年青人一展风采；急流之处，让人们享受冲浪按摩的快感；溪边葳蕤的榕树，如同天然的巨型遮阳伞，让人们在树荫底下的碧水中尽享凉爽，不亦乐乎。

儿时的我，最喜欢在溪中玩“水下偷营”的游戏，在欢畅的玩乐之中，游泳技艺、身体素质、敏捷动作和智慧胆识，都得到锻炼和提高。1976年，我能够轻松自如地横渡湍湍至东郊的茫茫海峡，就得益于少年时代在家乡小溪的不懈锻炼。

溪边垂钓，又另有一番情趣。鱼儿吞饵拖钩的感觉，令人勃然心动，久久回味。若有幸钓上虽抓手难抓但味道鲜美的尖锥鱼，更是令人兴奋，乐不可支。

家乡的小溪，具有母亲般的品格与情怀，默默奉献，不求回报，被家乡人亲切地称为“母亲溪”。

那潺潺流淌的溪水，犹如母亲源源不断的乳汁，哺育生灵，惠泽一方。家乡人的日常生活，与小溪息息相关。洗涤衣物、家庭种养、浇灌庄稼等，都离不开溪水。尤其在干旱之时，小溪水源不断，助人畜度过难关。相传故乡历史上曾几次遭遇严重干旱，江河断流，水井干涸，人畜饮水陷入困境。方圆数里之内，只有曲湾潭依旧碧水盈盈，供人们任意取用。

多年来，一个珍贵而激动人心的历史镜头，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。那是1973年5月某日夜幕初降之时，有史以来与电灯无缘，一直靠蜡烛和油灯照明的家乡，突然间，家家户户同时魔术般地亮起电灯，昔日夜里黑黝黝的村中小巷，也电灯明亮。全村男女老少无不高高兴兴，欢声如潮。从此，家乡人用上了电灯照明和机械脱米。那是家乡人在东、西溪截流蓄水，建造水力发电站和碾米站，让水力资源造福桑梓。

家乡的小溪，还承载着许许多多的革命故事。上世纪40年代，经常在我们家乡一带活动的共产党地下组织，先后遭受敌人九次袭击，但一直队伍不散，红旗不倒。除了广大村民的冒死掩护，家乡小溪也功不可没。是溪边那茂密的丛林和水草，有利于队伍隐蔽；是溪中一些可潜水游往对岸的深水处，有利于队伍隐蔽，使地下共产党人如鱼得水、对付敌人也就游刃有余。虽然日本鬼子和国民党人，曾为此多次烧毁溪边的丛林，但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最后，只能无奈地望溪兴叹。

啊！家乡的小溪，令人骄傲，令人神往。多年来，我常常在梦中回到家乡小溪尽情游玩，领略那迷人的美景雅韵，回顾那动人的历史传说。无论我客居何方，家乡的小溪，将永远在我心中潺潺流淌……

[热土海南]

龙江流日夜

■ 马瑞

自古而今，大凡许多地名的称谓皆因形状近似某物而名之。如五峰如指，称之为“五指山”，河道弯曲，谓之“九曲江”。关于龙江老家的说法有多种版本，有说此地为藏龙之地，有称此地有两个龙潭，各种说法，不一而足。但我想，家乡龙江所处位置位于万泉河中游东岸，以纳众流著称的万泉河翻山越岭，滚滚东去，奔流大海，所经之地，形随水赋，势就地成。西岸石多且壁立，称为“石壁”，东岸状似一条龙，故名“龙江”。

人文龙江

龙江，是个人杰地灵，人文底蕴深厚的地方。这里传承着民居古风，传颂着革命先烈事迹，传播着科学发展思想，传扬着知识分子礼的风尚和尊师重教的风气。

家乡龙江，聚落的地方都称为“村”。村中常见的建筑有学校、民居、祠堂、庙宇、村门。龙江博文大村，至今还保留着一棵约三百年，须由六位大汉连手环抱都不过来的一棵大榕树，人们都称之为“镇村树”。在龙江，不少村庄都有此特点：村口拥有一棵乃至数棵大树，树旁有古老的土地庙，但又建有一棵较为现代化的村门。家乡人民驻地建房讲究前低后高，梯式递进，房子依照地势从下至上连成一体，挨成一片，门门相对，户户相连，既富有节奏感，又暗藏生机，恰到好处地把人脉、地脉、龙脉吻合一起。不少人家的老屋，至今还保留有明清时代的八仙桌、太师椅和龙凤呈祥的百子床等，可见传统民居的韵味甚为浓郁。

家乡龙江，是生长英雄的土地，是红色

娘子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。在这里，留有无数革命先烈闪光的足迹和感人的事迹。那浩然正气，化雨春风养天地入心田。对于那些德厚为民者，家乡人民懂得树碑建祠以表敬意。至今，在龙江镇东北角的炮楼岭上，还高高屹立着一座石碑，那是为纪念龙江解放的一座历史丰碑。碑的正面题有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等八个大字。人民政府于1958年在此建立了这座丰碑，历经半个世纪的春花秋月，风吹雨打，丰碑依然屹立在高高的山上。这座丰碑，见证了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，表达了人们对英雄的崇敬。

在家乡，冯国卿、王克礼、王玉甫、莫炳南……等这些如雷贯耳的英烈名字永将彪炳史册，与日月争辉，共天荒地老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这里的山水真养人，无论何时，到了龙江家乡走走看看，田野村间，农舍店铺，所看到的人们都是勤劳而朴实，贤惠而坚强。人来人往中，每个人都都很注重自身的形象，衣服穿得有些旧但不脏，讲话甜溜溜的，不时散发着一股淡然的朴素美。凡所接触的男人都是那般的正直、朴实、憨厚，给人的感觉总是温良恭俭让的，散发出的个性是“自谦、有识、礼让、知足”。这里民俗淳朴，处处都传承这么一种传统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遇人落难必相帮，尊老爱幼乐于助人，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，并长期养成一种风气且发扬光大。

远景龙江

龙江有些地方离市府嘉积还有五十里

[画廊]

岳五海作品



大漠驼铃

塞外秋色



千古胡杨

远古近城

——小记定安

■ 王 姹

[岁月山河]

古城是这样静默安逸的，深卧或佯睡于我的心，使我常常沉陷一种幸福的彷徨中，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描述她。

春夏秋冬，日月星辰，悲欢离合，长歌短吟，阳春白雪，乡韵俚语，皆停驻于这千年的岁月风尘里。粗犷与细腻，儒雅与深邃，和谐与完整，均匀的融于一体，她像所有的家园一样，通过不断的告别和重逢，来完成我此生对她最深的牵挂。

是，的，无须喧嚣，无须表达，她便可让我铭记一生。

古城始建于明成化二年，沐千载风雨，长长的古城墙仅存五百九十三丈斑驳墙体，这是祖先护佑后代的恩物。老城墙根下，祖祖辈辈的古镇人家在此繁衍生息，过着有茶米油盐、也有风花雪月的生活。太长的日子在祖荫的庇护下，平缓舒服地流淌着。

子水的香甜味，还有戏台上琼剧的念白总是那样撩人心弦。市井味十足的东西，任外面的世界如何改变，古城人珍惜和恪守着宁静无为的生态，日日安稳度过小城的四季。

早春的古城，夹杂些许的寒意，午后的阳光却慵懒温和。搬张躺椅，坐在家门口读书看报，听广播哼琼剧“解”太阳，便可消磨一个下午。更多的时候，几个闲散的老人坐在自家门前下象棋，举棋无悔时，一脸宁静从容。上了年纪的老阿婆，聚在一起玩纸牌，灰白的头发在风中如雪飞舞。年轻的媳妇们在庭院里利索地忙活着，吴侬软语般的声音犹如天籁。傍晚时分，街巷里的门闩在门洞里笃定地落位，仿佛三十年代旧上海的老电影片段，吱吱嘎嘎的关门声一响，幽深生暗的岁月便停在门外了。

随意在老街上漫步，你总会和一些老城

悦耳铃声，便消失在悠长的古巷之中。有雨的夜晚，隔着厚厚的木板门，总有答答答的木屐声，或是笃笃笃的敲门声，轻轻的、隐隐的，和着淅沥雨声，穿过老街的石板路，闯入人们的梦乡。疏烟淡雨的日子里，古城便拥有了这样一份江南宁静雅致的气韵。

古镇人家喜欢喝下午茶。街边的老爸茶馆里坐满了人，点一壶绿茶或乌龙茶，细细地喝，缓缓而品。议论着天南地北的趣事，聊着一些与古城有关的话题，“昏昏灯火话平生”，人生冷暖在一壶茶里变得平和而真实，茶香氤氲中便消磨了许多时日。一天天，一年年，岁月就这样慢慢老了。若有雅兴，邀几个老友相聚，品茶赏诗联，在众人的叫好声中，一句句，一联联，就在一个个风花雪月的午后悠然诞生了。

看琼剧是古城人古老的嗜好。夜幕降临，街巷里不时飘荡着铿锵的锣鼓声和悠扬的琼剧唱腔，“锣鼓噪光，鼓响心乱”，古城人唯恐“去迟无座位，去早空肚归”，一家老小奔走相告相聚戏台前。台上的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轮流粉墨登场，台下的观众情绪随之跌宕起伏。街巷是古城的经脉，琼剧是古城的脉搏，经纬交织了多少悲欢，演绎了多

少离合，皆融入了古城跳动的血脉里。纵横交错的街巷是古城温情的脉络，透露着安逸浩然的气度。古城是当时定安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重心，开启了琼州另一支重要的地域文化文脉。失去繁华的古城，依旧渗出浓浓的文化味道。解元坊、清潭亭、见龙塔、老县衙、明照阁等历史遗迹在古城并不难寻。无数厚实的灵魂，藏匿于迂迂回回的小巷和门庭之中，积聚着古城风韵的核心。古城人历来对功名和文化总存有一种敬仰。明清两代定安“文士接踵、官员济济”的盛况，得益于王弘海、张岳松的执鞭传承。昔日蜚声琼崖的“定安文庙”和“尚友书院”已杳无踪迹，取代它的是如今的定安中学。漫步其中，偶有阳光般透亮的书香气息依风袭来，也不失是一种安慰。

走进胡家大院，胡谦故居原是一间漂亮的三进式四合院，轴线明晰，房舍对称，安逸而静肃。“文革”中两进屋宇已悉数尽毁，仅存一处出生故居，屋顶的黑瓦已是成片低凹了去，蒙积着厚厚的尘土。屋前有七零八落的照壁石块和屋檐瓦当，依稀可见雍容牡丹和素净小荷的图案，精雕细琢，凹凸有致，有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的韵味。“定安第一进士”的故居如此落寞，残墙破瓦，门阶冷落。偶有一女子袅娜地从身边走过，发出细碎的足音，疑似另类的聊斋女子，曾在此陪伴才子读书，苦守那千年的寂寞。

古城门们的渡口边，传来了赶墟归来的人们。他们穿行过两尺宽的小木桥后，身影模糊消失在对岸那边。北门码头曾经是旧时定安重要物资集散的核心，如今只剩下千帆过尽的苍凉与孤寂。“墟罢人争渡，呼舟远浦闻”，清代定安才子张仲瑛的

直抒胸襟写大漠

——读岳五海的中国画

■ 许忠华

岳五海 1951 年生于山西，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舞美专业，中国新疆美协会会员。1972 年从军来到新疆，转辗于天山南北，1993 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。凭着对绘画的热爱与执着，多年来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孜孜不倦，不断进取。他以独特的慧眼，选取了西部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的大漠、胡杨、骆驼、红柳的浩渺坚贞之美，和塞外风光之灵韵，并以高超的绘画技艺把这些美景跃然纸上。比如他的《帕米尔风韵》《峡谷雄姿》《大漠踏歌图》等作品多次参加国家有关部门举办的各类展览，见著于各种书画作品集，并在日本，以及我国的台湾、山东、江苏、山西等地进行艺术交流。

他的中国画《西域风情》等被国家文化部、国家侨联、徐悲鸿纪念馆收藏。作品《兵站的早晨》入选全国美展，并被军事博物馆收藏。他的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。

直抒胸襟写大漠。直接表现自然的灵动真实，这是岳五海的中国画的艺术追求，也是他平和泰然的人生写照。

[海天片羽]

没有言传的母亲

■ 邢贞乐

我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。从我记事的那天起，母亲总是穿着一身黑色的宽头裤，蓝灰色的开襟衣，布带纽扣，没有领口，朴素得土里土气。母亲的穿着是农村的，一身泥土打扮；母亲的形象也是农村的，副厚实的面孔。微凸的额头，黑大的眼睛粗浅的鼻子，黝黑的脸庞，一头黑发往脑后梳，盘着圆圆实实的大发髻，发夹里飘散着浓郁的谷穗芳香，鼻孔里散发出芳香的泥土气息。

母亲不善言辞，寡言少语。别人家的母亲如何教育子女，我不甚清楚。可母亲除了一些平常的问候和叮咛，我真的记不得她教过我一丝半点的人生道理，也从未听过母亲望子成龙的逆耳忠言。我倒是记得在摇篮里，母亲给我唱了几首小调，最深刻的要算这一首了：“竹竿打水两边分，崖山水甜甜感恩，藤桥三亚人穿裤，感恩北黎人穿裙”。听母亲说，我小时候一进摇篮，就闹着要听“竹竿打水”，母亲也随我所愿低声吟唱起来。每次都是这样，在母亲“竹竿打水”的催眠曲中，我渐渐进入甜蜜的梦乡。

听村里的老人说，母亲在田里种地瓜的时候，总是把我放在她的脊背上，为了哄我还折来一条小树枝，叫我把她当小牛使唤，尽管往她身上打，一直到她把农活干完。上小学后，每天早晨母亲都要把我抱到学校门口，看着我很不情愿走进课堂，一直到她生了我的大妹。恢复高考后，我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的某一天，母亲把我送到村口，没有叮咛，没有言语，只有眼睛里流出两行晶莹的泪珠！

我为人之后，把母亲接到三亚带孩子。因为我和爱人工作较忙，孩子上幼儿园都是母亲接送。当时我们宿舍在河东，市里只有一个幼儿园在河西，新凤桥尚未建好，也没有交通工具，母亲每天要抱着孩子来回走四公里的路程，足是要走三个小时，而且每次都要把孩子背到我们住的五楼上。可是，母亲毫无怨言，尽心尽职，孩子也从未落过一节课。

母亲在我家住的时间比较长，我们夫妻之间免不了有脸红吵架的时候，也免不了有打骂孩子的时候，可这个时候母亲最袒护的是她的孙子，而对我们两口子却不偏不斜，也不问谁对谁错，对谁都是一个字：“勿”。我们吵架的时候，母亲相劝总是重复着一个字：“勿”，直到我们之间烟消云散，重归于好。我妻子经常对我说，“勿”就是母亲的口头禅，除了“勿”字，母亲似乎就不会说了，这也许是对母亲的赞赏吧。

母亲一辈子是个农民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长期的艰辛疲惫，加上本身又是个寡言之人，早已养成了早睡嗜睡的习惯。就因为母亲嗜睡，父亲戏称母亲为“猪八戒”，孙子们有时候也学着爷爷叫“猪八戒奶奶”，而母亲总是眯着眼睛一笑置之。母亲虽然嗜睡，但她的心是醒的，孩子们头痛发烧，每到夜里她总要起来好几次，用手心触摸孩子们的额头，用面庞去贴孩子们的脸，把温暖送到孩子们的身上！

母亲从不存钱，她要是有钱，不是给她农村的两个女儿，就是接济左邻右舍。那一次，母亲因病出院后，我把她带回老家休养，临近三亚之前给她留了一点生活费，正好邻居一位五保户老人来我家看她，母亲将我给她的生活费分了一些给那位老人，老人感动得老泪纵横，拉着我的手，弯着九十度的驼背，泣不成声地对我说：“你母亲，好人啊”。这一情景感动了周围所有来看母亲的人，包括和我一起送母亲回去的司机小王。后来听说，那位五保户老人在弥留之际，专门托人到三亚，叫母亲回去看她，临终之前还特别问起我是否也回来。一直到现在，我还悔恨自己，当时没有陪母亲回去看老人家最后一眼。

这就是我的母亲，一个没有言传，只有身教 的母亲！一个身高不及五尺，脚掌不足四寸，体重不过九十斤的农村妇女，长年披星戴月，日晒雨淋，肩挑背驮，生活是多么的艰辛！然而，母亲却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，而且走得非常坦然，非常坚实，非常满足。

诗句，仍留千古韵味。月亮还是千年前的月亮，只是舟楫已作渡桥，一切到底不同了。遥想诗人当年登临古城门，环视南渡江对岸碧波浩淼，绿树葱茏；观览江水浩浩荡荡，奔腾不止；近望古镇人家炊烟袅袅，斜阳西下；听闻古巷中鸡犬相闻，乡音缭绕。心情该是何等的惬意怡然啊。

古城是清净的所在。清代定安才子莫绍德，号云庵，曾得嘉庆丙辰科进士后，因不喜官场，借奉丧守制而不赴任。三年后出游名山，结交众名流，擅于书法，工楷书，其小楷名噪一时，琼台书院、定安博物馆等多处至今仍藏有他的墨宝真迹。他致仕归家后，族族谱，创建莲井寺，著有《波罗密多堂集》。他的诗词书画留世颇多，诗词多瑰丽，书画见风骨，着实煞了当今世人。洒脱不羁的莫绍德颇有陶渊明之遗风，竹舍茅篱烟酒茶，写尽才子风流。终究是看破了这滚滚红尘，禅悟了“色即是空”的道理，莫绍德最终选择了这里做归隐之处，青衫长袍，仙风道骨，遂了这心中的佛缘，从此品茶赏月开始了另一番人生。

俊彦才子的故事，似乎在古城才有了踏实的安置。可以闲云野鹤游山玩水吹笛到天明，可以约两知己把酒赏菊、吟诗作赋醉卧海棠边，可以夏日听蛙鸣秋夜闻蝉声独酌寒江雨。这种仕途以外的乐趣，这份超然与旷达，在古城里被诠释得如此清彻透明，肆意盎然。难怪历朝历代的定安游子，即使踏遍青山，浪迹天涯，或辉煌，或落魄，老了终归想着叶落归根。日落西山时正好遂了回家的心愿，听梦里梦外江边的熟悉的舟楫划水声，品味终生仍不倦的悠悠古韵，此生还有什么求？

